



動力

Momentum
STEMI's QUARTERLY BULLETIN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www.stemi.org
北美版
2009秋季

為什麼要傳福音？

2009年9月11-13日波士頓佈道大會

為什麼要傳福音？上帝把基督賜下來，藉著祂的死與撒旦的爭戰，向罪惡的世界用祂的犧牲來宣佈與撒旦死亡、黑暗的權勢爭戰，然後從死裡復活完成福音是交託給誰？交託給信祂，經歷祂赦罪的人。而這一批受託，神賜給他們特別權柄傳福音的人，如果不傳福音，那麼，誰可以傳福音？主沒有把福音交託給天使，甚至沒有交託給天使長。上帝只把福音交託給一種人，就是那些曾經在罪惡中間應當滅亡，而藉著基督的救贖得蒙赦罪，得蒙永生的人。如果我們深深覺悟到我們有這樣的身分，我們有長子的特權，我們就應當重新振作起來，不再坐下吃喝，起來玩耍，因為全宇宙中間傳和平福音的使者就是這一種人，就是你，就是我。

我們今天有多少的人在福音工作上因困難而妥協，因為困難而低頭，因為困難而灰心喪志，以致於我們一生一世所過的生活就與那些沒有信主，沒有得救的人幾乎沒有分別，這是非常令人嘆息，非常令人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們為什麼要傳福音？我們傳福音的動力從哪裡來？我們對傳福音的心態怎麼預備？我們對傳福音的熱忱怎樣增加？這都是今天教會沒有注意，也沒有真心探討的一件事情。所以有許多因為蒙召傳福音獻身的青年讀了神學以後，畢業之後比還沒有讀神學更懶惰傳福音。為什麼熱心傳福音的青年人讀了神學以後變成不愛傳福音？因為神學教授們自己不愛傳福音，他就沒有辦法把這把火傳給他的學生。因

為神學教授們自己也沒有真心經歷過怎樣回覆神給他的呼召，把上帝的愛傳給別人，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從口裡發出呼籲對他的學生說「你們要努力傳福音！」而今天神學老師們之所以不傳福音，也沒有能力來影響他的學生傳福音的真正原因是因為我們已經把**知識、信仰、跟行動把它三分化了**。所以，在神學上研究以致於得到了學位，得到了知識以後就自我滿足的人，大有人在。而這些把知識跟我們的行動分開來的人乃是沒有發現到我們只有在真正遵行神的旨意的時候，我們才是一個真正屬靈愛主的人。

如果你很嚴肅的思考，你會發現無論是彼得，無論是保羅，這些教會歷史創先的使徒們，他們都是以福音為重，終身委身在神的旨意之中，至死不渝的人物。保羅不會因為他的神學知識非常高超，他就把福音工作交給平信徒去做。保羅不會因為他已經有了牧養群羊的這種責任，所以他就不必自己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傳福音。在保羅的事奉中間，他的教義信仰，他的教導牧養跟他的福音工作是並駕齊驅，是一而三，三而一共同進行的。聖經說上帝賜給教會的有使徒，有先知，然後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這五大職分中間有兩個職分是不再重覆，不再賜下的，也就是使徒跟先知，因為這兩個職分是奠定永遠的教會歷史所有有信仰的人的信心的根基，所以這兩個職分就結束了。歷世歷代的人，他們的信仰，歷世歷代的教會他們對上帝的信仰就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教訓上面，而這



也就成了真教會最重要的第一個記號。真教會的記號就是因為他們遵守使徒傳下來的信仰。為這個緣故，根基性的東西是一次成全的，而不是每一個時代都重新賜下的。如果現在還有使徒，如果現在還有先知，重新再把根基再建立起來，豈不是等於歷世歷代所有的教會他們的根基都不夠完美嗎？所以呢，先知結束了，使徒也結束了，所以歷世歷代的教會從神所領受的事奉的職分，就是這三個最大的，是直接從神而來的，傳福音的、教師、牧師，而這三大職分所根據的就是使徒跟先知所傳下來的教訓，所建立起來的信仰。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是先藉著使徒才能明白先知。這就是舊約的以色列人，甚至現在的猶太人與基督教的歸正神學完全不同的地方。以色列人認為先知是最重要的，而使徒他們根本不接受，所以他們就以先知否定了使徒。他們絕對化了舊約成全，所以他們就不再相信有新約的需要。所以猶太人是要用先知做一切的一切，而他們否定了使徒。而歸正神學是用新約去看舊約，我們透過使徒的教訓，我們拿到一把總原則的鑰匙去解舊約所有的先知的預言。所以呢，我們就以使徒先於先知，也就是照著聖靈啟示的這個次序來明白什麼叫做教會。雖然先知是在舊約中間，但是先知的教訓是在整個永世中間神的啟示。所以在新約的時代中間，還是透過先知的信息我們看見全本聖經的前後貫徹始終，透過先知的應許，成就所有的預言，看見神的話語並沒有落空。所以這樣，這兩大職分所賜下的語言就成為舊約跟新約連貫在一起的聖經的教訓，然後呢，就建立在這個聖經教訓上我們看見三大職分賜下來。所以福音是根據什麼？是根據新舊約聖經。牧養根據什麼？是根據新舊約聖經。我們教導是根據什麼？是根據新舊約聖經。所以福音、牧養與教導就像生孩子，養孩子，教孩子三件事合在一起。這種事奉就是孩子成長的時候不單單只有身體的發育成長，而是有靈性的造就，道德的修養，知識的建立。所以呢，生孩子，養孩子，教孩子不能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樣。為這個緣故呢，這三大職分都是教會不可忽略的事情。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第一個職分很少人要做呢？為什麼傳福音的工作常常被忽略呢？許多的牧師除了主日崇拜講道以外，他自己不但沒有傳福音，也沒有能力鼓勵，催促信徒去傳福音。所以這樣的教會呢，就慢慢萎縮下來，因為沒有傳福音的教會就是預備自我走自盡道路，自己結束自己事奉的一個教會。凡是沒有傳福音的教會就是走自殺之路的教會。而沒有傳福音的教會一定是不全面發展的教會。沒有傳福音的教會一定在死氣沉沉的中間慢慢消滅的教會。為這個緣故，傳福音是很重要的。但是誰是有福音

的火？誰是有福音的催逼？誰是有福音真正行動的人呢？他就應當思想為什麼我們要傳福音，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題目。

教會一定要傳福音，而基督徒一定要傳福音，傳道人一定要傳福音。當西方，甚至東方許多的神學院把神學知識追求跟傳福音責任的這個真正的實行把它二元分化了以後，有很多人滿足於神學知識，學分的達到，他們對福音的廣播，自己力行，把上帝的道傳道給別人就完全沒有興趣，這就是二元分法的結果，使教會變成有信仰沒有行動，有學術沒有生命，沒有生活的見證很可怕的情形。所以我們一定要從傳福音的工作上重新建立。我很盼望今天這個聚會成為這一年一個新的動力，今天的聚會成為我們新年事奉的一個動力，給我們一個動向，給我們一個新的呼籲，新的委身。我們一定要傳福音，保羅說，「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災禍了！」（參：哥林多前書：9章16節）「凡我所做的事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叫人與我一同得到福音的好處」（參：哥林多前書：9章23節）。保羅說「我已經定下了一個目標，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參：哥林多前書：2章2節）。這就告訴我們他是**以福音為他整個事奉的中心，以福音信息為他整個知識的中心，以福音的傳揚為他整個委身奉獻給上帝做神工作的中心**。保羅說「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災禍了！因為責任已經交託在我身上，我若甘心做事情，我就有賞賜，而我做福音的工作是不得已的。」這樣，他就過了一個非常反合性的生活。他在不得已中間很甘心的事奉，他在事奉的中間不得已，要甘心事奉。甘心勉強自己，勉強自己甘心，這就是反合性的事奉心態。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保羅傳福音的心志大到一個地步，所以他說「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參：羅馬書：1章16節）我現在就直接提到我們為什麼要傳福音？保羅給我們的榜樣，使徒們給我們的模範，我們現在要歸納起來，從聖經中間找到五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為什麼傳福音？**第一、我們傳福音是因為這是上帝的旨意**。We preach the gospel simply because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上帝的旨意。我們為什麼傳福音？因為這是上帝的旨意。耶穌基督說，「你們不要以為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必進天國。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不是的。不是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進天國，唯獨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參：馬太福音：7章21節）。而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們每一個人把福音傳開，好叫祂揀選的百姓被彰顯出來，這些被選的子民就是被預定的百姓已經存在世界上，不過沒有傳福音他們就沒有辦法被彰顯出來。而這些的人呢，上帝是不願一人沉淪，要



他們人人得救，明白真道，悔改歸向真理。所以呢，神的選民一定要顯出來，而神的選民被彰顯出來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把福音傳給他們，把他們從死的靈性的地步中間，把他們喚醒過來，使他們曾經死在罪惡中間的人可以因為福音的緣故成為新造的人，成為歸向上帝的人。

傳福音的人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是很重要的，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 講一句話，上帝的旨意是最大最大的，沒有任何一件事比上帝的旨意更大，除了上帝本身以外，*There is nothing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except God Himself.* 沒有比上帝旨意更大的事情，除了上帝自己，祂的旨意就是最大的。因為上帝定了要創造萬有的旨意，所有天地萬物才存在。因為上帝定了要救贖子民的旨意，所以我們才成為基督徒。是因為上帝定了要把自己啟示給人的旨意，我們才認識祂的真理。如果上帝沒有定下創造的旨意，就沒有任何事物曾經存在在歷史中間。如果上帝沒有定下拯救的旨意，就沒有一個人得著赦罪的恩典與上帝和好。如果不是上帝定下啟示真理的旨意，就沒有一個人能夠識上帝任何一件的事情。所以這些旨意是決定我們的生死，決定我們的知與無知。決定我們的得救與不得救的真正的動因，所以上帝的旨意是很重要的。因為神有差派的旨意才有傳道人做祂的工作。因為神有叫我們傳福音的旨意，我們才可以把好消息傳給別人。沒有任何一件事是比上帝的旨意更大的，除了上帝本身以外。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討神喜悅唯一的門路。為這個緣故呢，我們為什麼傳福音呢？因為我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這件事情不夠嚴肅我們就不夠力行。我們對上帝的旨意開口閉口講得太多了，甚至我們心裡面完全沒有預備什麼叫做遵行上帝的旨意。

我每次想到這件事，我心裡非常懼怕。上帝呼召我們的時候是用祂的旨意，用祂的聖召召我們，這是保羅在提摩太後書第一章裡面告訴我們。我們領受這個聖召，從天上來的聖召是要我們做祂的事情。不是因為我們的好處，乃是因為神自己，祂自己定的旨意，以聖旨，聖召來召我們，然後神對於我們的呼召，祂是憑著祂的信實，祂永恆不變的本性，祂存在天上。所以當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我們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當基督徒想到這麼認真，想到這麼嚴肅的時候，你就不可能懶惰度日沒有為上帝傳福音。今天太多基督徒只求福氣，太多豐富神學，成功神學，貪得無厭的求上帝給他福氣，給他平安，給他萬事順利，給他子孫興隆，而他完全沒有心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們就以人為本來盼望討上帝的喜悅，反過來要上帝討人的喜悅，才把人吸引到上帝的面前。我們不是如此！歸正神學永遠是以神為本的，歸正神學是以神為出發點，神是創造者，

神是救贖者，神是施恩者，神是拯救者，神是差派者，神是吩咐人遵行祂旨意的。

第二樣、我們為什麼傳福音呢？因為這是耶穌基督的命令。我們不但稱耶穌基督為我們的「救主」，我們更因為祂的救贖把我們自己委身在祂的面前，稱祂為「主」。接受基督為救主的人，還有很多沒有讓基督的主權在他的身上施行，所以把基督當做救主而沒有把基督當做主的人大有人在。有許多的基督徒只要「救主」，但是不要祂做「主」。但是當基督徒真正知道祂是主的時候，那你就知道你的生命不是屬於你的，你的時間不是屬於你的，你的恩賜、才幹，你的一切的金錢、財寶都不是你的。因為祂是主，所以祂有絕對的主權在你身上施行祂要做的事情。主吩咐的命令你是刻不容緩一定要去做的。耶穌基督到地上來的時候，祂曾經賜下了很多的應許，有許多的教訓，有許多的神蹟，祂行了許多的異能奇事，祂也賜下了兩大命令。所以今天我不是從神蹟，不是從恩典，不是從祂的教訓或者應許去談，我就從命令方面跟大家思考。耶穌基督賜給教會兩個大的命令，一個是在他死以前一天講的，一個是祂復活以後講的。耶穌基督死以前給教會什麼命令呢？耶穌基督復活以後給教會什麼命令呢？耶穌基督死以前給教會的命令是教會內部要遵守的命令。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以後給門徒的命令是他們對世界，在外部要遵行的命令。一個是 *internal commandment*，另外一個是 *external commandment*。耶穌基督對門徒所賜下的這兩條命令，可以使教會成為健全的教會。當教會只遵行其中的一條而忽略遵行另外一條的時候，這個教會就不健不全，是殘缺，是永遠沒有辦法茁壯起來的。第一個命令是什麼呢？也就是在祂離開世界以前，祂對門徒講的話裡面所提到的一個命令。約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節告訴我們，「基督既然愛世界上屬於祂的人，就愛他們到底。」然後這句話以後就開始把基督的愛跟基督跟門徒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應許就賜下來了。這樣，十三章是一個序幕，十四、十五、十六就是完整的應許。十七章就是祂以中保身份為教會的代禱，十八章他就被抓，被賣，被審判，被鞭打，被定罪，被咒詛，被審判，被掛在木頭的上面。這樣，約翰福音十三章到第十六章是死前耶穌的講論，正像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是耶穌剛出來傳道對門徒的講論。所以當出來傳道的時候，祂登山寶訓開啟了整個事奉的序幕，當祂結束以後就在約翰福音第十四到第十六章他給門徒最後的應許，結束了祂整個三年半事奉的一個落幕的話語。那麼在十三章結束的時候，耶穌在第三十三節、第三十四節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的命令，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就因此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耶穌基督



的這個命令是對門徒講的，而這個命令是死以前講的，死以後祂講了另外一個命令，不是門徒內部要遵守的，是門徒對外，對全世界要遵守的命令，「你們要把我的道，把福音傳遍地極，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參：馬太福音：28章19-20節）所以當教會守住內部應當遵行的命令，又守住遵行對外應當守的命令的時候，這教會才是健全的教會。

當耶穌基督對門徒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的時候，我們要問，為什麼這一條是新命令呢？難道在舊約裡面沒有愛別人的命令嗎？你不是說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你的上帝嗎？其次也相仿要愛人如己，那麼每一個人愛人如己不等於就是彼此相愛了嗎？如果這個彼此相愛跟愛人如己是同樣一條命令的話，為什麼耶穌要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的命令」呢？難道這條命令真的有新的成份嗎？而這個新的成份在哪裡呢？這個對別人愛，然後別人也愛你，彼此相愛跟舊約裡面，你們要愛人如己，你們要愛你們的鄰舍如同愛自己，難道有本質上的差異嗎？今天我要給你分析一下這個新的命令之所以是新的命令為什麼呢？新的命令是門徒領受新生命以後要學習的新生活。跟人在上帝面前要對神，對人雙方面的責任用愛去解決人與神之間位格際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位格際之間的關係所需要的感情是不一樣的事情。這個愛做為對神對人做出發點以自己做為中心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舊約裡面你要愛神，你要愛人，這兩方面的愛都是從你做主體，你做出發點。你做主體，你做出發點的感情是以你為中心，以你為開始的。但是在新約裡面，你們要彼此相愛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耶穌基督就在那一章裡面給門徒洗腳。基督就在那一章裡面把祂心中的痛苦跟祂對這個世界的愛，以門徒為祂愛到底的那種對象講出來。所以祂提這個命令的時候加上一句話，「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這樣，就不是你做主體了，是我做主體。你明白了嗎？你不是說「我要愛上帝就愛上帝，我要愛別人就愛別人。」「我愛神，愛人」這個是舊約的命令。但是你今天怎麼愛人呢？耶穌說「新命令是什麼？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你不能再以你自己為中心了，你不能再以你自己為感情的主體，你不能再以你自己為出發點，你去愛別人，就解決了，就遵行了上帝的命令。因為你愛別人的時候，別人愛你的時候，只有一個本源，一個主體，The only subject of love is Jesus Christ.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這是舊約律法裡面所沒有的。所以摩西律法裡面我們愛鄰舍，我們要愛鄰舍，要愛人如己。怎麼愛？用哪一種愛去愛？摩西從來沒有講。所以摩西的命令就是純粹一個讓人自己能夠用自己為中心的感情去愛別

人，遵行出來的一個舊約的命令。

而新約不是，新約的命令是那為我死，為我流血，為我捨命，為我受審判，為我受咒詛的愛激勵我，然後我用這樣的愛去彼此相愛，那個才叫做「新的命令」。從此以後你不能夠以你自己為中心，以為你愛人，愛神就夠了，你只能照著基督所給我們的榜樣，照著那樣的愛去彼此相愛的時候，你才是耶穌基督的門徒。我非常感謝主，新約裡面以基督道成肉身，成為人際關係最偉大的楷模。基督在世界上怎樣成為我們對神的榜樣，照樣，也成為我們對人的榜樣。基督在地上怎樣遵行上帝的旨意，成為我們學習遵行上帝旨意的楷模。怎樣怎樣在地上犧牲自己，愛他的仇敵，成為我們在地上怎樣犧牲自己，愛我們的仇敵的楷模。所以，這樣，基督的愛就在祂的犧牲的榜樣裡面成為整個新約的動力。成為我們與所有非基督宗教信仰中間完全不同本質的分割點。

第三樣、我們為什麼傳福音呢？我們傳福音因為聖靈藉著基督的愛激勵我們，使我們沒有可能不過一個傳福音的生活。當愛激勵在我們身上運行的時候，你會發現，有一股的力量是不可禁止，不可攔阻，不可遲緩，不可再等候，就在那裡激勵你，而「激勵」這個字，舊的英文的繙譯，The love of Christ constrain us. 新的繙譯，The love of Christ compel us. 這兩個字是不大一樣的，我相信舊的繙譯是比新的繙譯更好的。因為在這裡不但是激勵也變成在禁止你，也變成在控制你，使你沒有辦法做你所要做的事情。當聖靈用基督的愛激勵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整個人身不由己，言不由衷，行不由己。他就在聖靈的愛，在激勵中間控制他，使他只能做神要他做的事情，這個叫做「激勵」。

「激勵」跟「強逼」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激勵」是從裡面來的，「強逼」是從外面來的。上帝不逼你，上帝用激勵的辦法來逼你，催你，感化你，使你受感動，使你沒有辦法逃避祂的生命在你身上的影響。所以「激勵」這個字呢，我相信中文是繙得很好，雖然這個字不能完全表達原來的意思，但是激勵這個字是裡面一個力量是你沒有辦法控制，你沒有辦法用你自己的主權把它壓下去，你沒有辦法逃避祂的催逼，因為祂就在你裡面成為一個新的動力，新的力量，新的驅使，使你無法逃脫，這個叫做「激勵」。

當愛激勵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可以做別人不能做的工作，當愛的力量燃燒起來的時候，你會發現你裡面有一個超自然的成份，是平常物理學的物理定律跟自然程序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我們都曾經有愛的經驗，當愛燃燒著你



內心最深的地的時候，你整個人不知道怎麼樣用科學去了解你自己，你不能用邏輯去分析你自己，你也不能用物理的力量去衡量你自己，因為你裡面有一個力量正在激勵你。而最大的激勵功能就是從十字架，基督的死，受苦所產生出來的感動，改變了人，從這裡產生了人。這種激勵的結果人忘記他應當住在哪裡，忘記他應當做些什麼，結果他就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到了神要他去的地方。為什麼英國一個大學生在讀醫科的時候突然間感到每天想念的是中國，就把中國地圖掛在他的宿舍的房間裡面，每一天為一省禱告，過了一年他就跑到中國去傳道，戴德生 (J. Hudson Taylor, 1832-1905)。為什麼戴德生到中國去？他跟中國有什麼關係？因為上帝的愛激勵他。為什麼耶德遜 (Adoniram Judson, 1788-1850) 到緬甸去？緬甸跟他有什麼關係？因為基督的愛激勵他。為什麼莫法德 (Robert Moffat, 1795-1883) 到非洲去？為什麼施達德 (Charles T. Studd, 1860-1931) 到中國來？後來再轉到非洲去？為什麼李文斯頓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離開倫敦到非常落後的地方去生活？只有一個原因，因為基督的愛激勵他。保羅從來不明白為什麼他變成一個這麼大，這麼笨的人。為了一個叫做耶穌的，他甚至甘願稱自己是那個拿撒勒人的奴隸。他用希臘文 Doulos 「我是基督的奴僕」。我是基督的奴僕。保羅是迦瑪列門下最得意的門生。保羅是很有可能成為猶太宗教歷史中間最年輕的勇士，保羅是法利賽人中間的佼佼者。保羅是當代明日之星，保羅是青年中間最有盼望的品學兼優，也是有政治勢力的人，所以當他到大祭司那裡尋找一個可以給他殺基督徒，監禁基督徒的文書的時候，他們就給了他。保羅不是普通的人，保羅是得天獨厚非常偉大的思想家。但是保羅竟然說「我是那個拿撒勒人耶穌的奴僕」。然後他傳福音的時候不計較自己的得失，不計較自己的安逸，勞苦，不計較自己的安危，不計較自己的生死，他就這樣只有想去，根本沒有想回來。今天的宣教士還沒有去以前先想，幾年回來一次，給我多少錢，我以後退休的時候我的生活怎麼樣？從前的人不是如此，他們照著基督的命令，「你們到普天下去」，只懂得去，不懂得回來。然後一個一個的死，耶穌的門徒一個一個死，死在埃及，死在印度，死在敘利亞，死在羅馬，死在許多從來不知道的地方，因為他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為什麼做人做到這個地步呢？為什麼這樣勞苦還不醒悟呢？為什麼沒有得到什麼酬勞還這樣拼命呢？為什麼死的這樣淒慘，沒有死還起來繼續傳道呢？他自己不明白為什麼我這麼笨。後來他找到一個原因，「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所以我想一個人既然替眾人死，眾人就不再為自己活，要為那替他死而復活的活。所以我現在活著不是我，

我活著不再為自己，我活著就是基督」（參：哥林多後書：5章14-15節）。這種愛的激勵產生的力量大到一個地步，你為你的愛人犧牲，受苦，這是人之常情。但是保羅為了那激勵他的基督，願意為祂傳福音到死，至死不渝，貫徹始終，委身不再為自己留後路，這個愛就是基督的愛才能達到的果效。

這個「激勵」。我很難告訴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你，我很難解決這個名詞，但是這個就是裡面的催促，裡面的力量是沒有辦法抗拒的。你有這個經驗嗎？你有這樣的經驗嗎？當你有這個經驗的那個時刻，你感到怎麼樣呢？我告訴你，當聖靈感動你的時候，你不能不傳福音。因為那個力量從你裡面出來太大了，一定要馬上解決。你看到人不得救，你無動於衷嗎？你每天做計程車你可以不傳道，然後以後在天上他說「誒，你坐過我的車為什麼你不傳福音給我？」你不要笑，你要哭著面對上帝！我們這種心在哪裡？你以為你今天來聽道舒舒服服，所講的都要審判你。你有沒有愛的激勵，你有沒有聖靈的工作？可能有很多次，但你都銷滅掉祂，你要銷滅聖靈的感動到什麼我好多次下車了，結果已經沒有時間傳福音了。然後我很怕神審判我，責備我，我們見過的人為什麼就讓他溜走？在我們中間工作的人，為什麼沒有聽過福音他就解雇了？為什麼我們認識過的人我們沒有把基督的福音分給他們，就讓他們這樣去了，永遠不再回來了？當神追討我們的罪的時候，我們怎麼解決？上帝要說「我曾經用基督的愛激勵過你，但是你不順服。」我怎麼了解激勵？我為什麼傳福音？因為有一個愛在裡面激勵。我們明白激勵是什麼嗎？我們明白聖靈在我們心中那個動力嗎？我們已經習慣了聽道，聽了道，「啊，很好聽。」然後沒有想去遵行，沒有想聽了道要受審判。我們就這樣浪費上帝的時間，我們就這樣坐下吃喝，起來玩耍，虛度光陰，徒受恩典，白佔土地一生，我們有沒有傳福音？我們眼巴巴看一個一個我們見過的人離開世界，好像與我無關，我們像彼拉多，只有用一盆的水洗自己的手，就好像沒有事情會發生一樣。求主憐憫我們，今天晚上再一次光照我們，我們為什麼傳福音？主啊，你的旨意比皇帝的旨意，比聖旨意更重要。我要跪下遵行，願你差派我。我們為什麼傳福音？因為我的主的命令是比總統，比將軍，比上將，比五星上將發的命令更重要。祢是我生命的主，我要遵行。我為什麼傳福音？因為基督這偉大的愛，祂的犧牲在我裡面藉著聖靈激勵我，使我不能不做福音的工作，我不能不說，我們所知道的，我們不能不說。我們領受的恩典我們不能不分給別人。這個叫做「激勵」。當你用兩條腿躺在很淺的河面上的時候，你可以很自由的拔腿再走，你可以戲水，你



可以在那邊潑水，你可以快快的跑。但是當你的腳進到更深的地方，更深的地方水到了你的膝蓋，你就發現你要拔腿很難了。到更深的地方，水到了你的大腿，到了你的腰的時候，你不但不能拔腿，你不能行動了，忽然間發現你失去了你的方向，因為洶湧的暗流沖過來的時候，你整個人只能跟著河流的方向去漂，你沒有辦法違背它。主的愛是如此，當主的愛激勵一個人的時候，祂成為主流，你隨波逐流，你沒有辦法定你的腳步，你沒有辦法抗拒祂的旨意，你沒有辦法說「我不要遵行你的旨意」，因為祂正在激勵你。

第四樣、我們為什麼傳福音呢？因為人的需要。你知道人的需要是什麼？人需要中間的需要是什麼？人需要中間最大的需要是什麼？下面一句話我告訴你，人最大的需要就是人從來不感到需要的需要。這是反合性的，這是人的無可救藥的地方。在南美洲有一種病叫作「恐水病」，當人最需要水的時候，那個人看見水就害怕就跑走，結果他就因為沒有水，死在怕水而沒有水，需要水而又怕水，離開水的這種狀態中間。人最需要的就是福音，而人最不感到需要的也是福音。人最需要的就是耶穌基督，而人最不願意談的就是耶穌基督。你跟任何一個人談音樂，談社會，談政治，談藍綠競爭要競選的事情，他們都願意跟你談。你忽然間談到一半的時候你說「現在我談耶穌基督」，他們就板起臉孔離開你走了。他們不需要基督，他們感到人生沒有基督照樣活著，這個需要是根本沒有的一回事情，而你為他哭，他認為你神經有病。你為他難過，他認為你自做多情。你說「我盼望你信主」，他認為你宗教逼迫，他認為你是一個自討沒趣，多管閒事，是一個侵犯別人宗自由的人。這就是人！我們為什麼傳福音？因為人需要。

那你說你「需要嘛！」他說「不！我不需要。」保羅夢見馬其頓的人說「過來，過來幫助我們！」（參：使徒行傳：16章9節）保羅以為主派他到歐洲去傳道，那邊的人需要他，所以他以為他到那邊可能人就會歡迎他。他到那邊的第二天就進監牢，「誰需要你？你以為我在夢中吩咐你過來，是我要你來幫忙嗎？哼！你是攪亂天下的，你給我進監牢吧！」保羅在腓立比的第二天就進監牢了。因為腓立比人又需要，又不感到需要。所以今天我們講到傳福音的時候，聖靈感動你，你心裡很感動。「是的，對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的，當你感動到很深入的地步的時候，我吩咐你奉獻做傳道你馬上拒絕。為什麼？因為馬上實際上傳福音的反合性的困難就變成主導你思想的動力，使你發現實踐是不可能的，講是很好聽的，所以你不要奉獻。今天多少的基督徒過這樣的生活！

我事奉主今年第五十一年了，我告訴你多少眼淚，多少困難，算什麼！都要過去的。但是聽我講道蒙恩的人是永遠的。那麼那些困難跟這些一比之下，就像保羅說的，我們怎麼可以把這至暫至輕的痛苦跟那極重無比的榮耀相比呢？每次想到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我們就認為至暫至輕（參：哥林多後書：4章17節）。「至暫」是太短暫了，「至輕」是根本微不足道的這個困難，我就不足介意了（參：羅馬書：8章18節），你不必為這個事情苦。因為神引導你做了一件反合性的工作。你為什麼傳道？因為人的需要。他感到需要嗎？他不感到需要。不感到需要怎麼辦呢？你傳。傳到有一天他發現需要的時候，感謝主曾經有人傳道給他。感謝主那天那個人傳福音給我。

我到天上去我一到的時候我要先找我的主在哪裡？找門徒。我還要找有一個老人家，我一生沒有見過。那個老人家，一個姐妹到我的家傳福音給我媽媽，我媽媽把她趕走，後來再來，以後使我的媽媽信主，以後我七個兄弟五個做牧師，然後因為我一個人至少有兩千九百萬人曾經聽我講道，就是因為那個老人家曾經傳福音。傳福音，報喜訊的人他的腳何等佳美（參：羅馬書：10章15節），願意把福音傳給他人的人無論流多少眼淚也不必怕。因為你所做的是存到永遠，這世界和其上一切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遠長存（參：約翰壹書：2章17節）。不但是進入天國，永遠長存，而且你藉著福音所結的果子與你一樣，永遠長存。這是何等偉大的果效。為什麼傳福音？因為人需要。你注意吧，在路上看每一個走過去的人，他們說「我需要讀書，我需要賺錢，我需要有好的職業，我需要一個太太，我需要一個配偶。」所以所感到的需要都是次等的需要。他們最重要的需要他們都沒有發現。而次等的需要很多人可以供應，最重要的需要而不知道的需要是你我才能給的。你願意不願意奉獻自己說「主啊，我要傳福音。」為什麼傳福音？上帝的旨意。基督的命令。愛的激勵，人的需要。

最後一樣，為什麼傳福音？因為靈魂的虧欠感。The sense of being a debtor. I owe them gospel. 你什麼時候欠他？你沒有欠過我告訴你，罪人需要福音而從來不感到需要。信徒沒有虧欠而常常感到虧欠，剛好兩個反面反合性。「我沒有欠你什麼，我如果不傳也沒有什麼問題嘛，你是你嘛，你犯罪你受上帝審判，與我何干？」但是我沒有辦法，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會感到見到一個人「唉呀！我為什麼不傳福音給他，我欠他債。」然後你會說「主啊，我願意為你傳福音。」一個真正愛主到一個地步的人，他就看每一個神所造的人專心可能是選民之一。每一個神所造的人都有可能信耶穌，我不知道神要把哪一個人顯明出來。我不



知道誰要使哪一個人聽我傳的福音會信主，但是我的責任不是問哪一個會信主，哪一個不會信主？我的責任就是照著上帝的旨意把福音傳給他們，這福音本身就分化的力量，這福音可以叫人死，可以叫人活。如同基督馨香的氣叫這等人使他活，叫那等人使他死（參：哥林多後書：2章16節）。接受福音的得永生，抗拒福音的人永遠滅亡。我現在把福音傳開的時候，我要過聖潔的生活。我要充滿上帝的智慧，我靠聖靈的能力傳，然後把他交給上帝。

你虧欠感嗎？保羅說「無論化外人，無論希利尼人，無論智慧人，無論聰明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我情願盡我的力量把福音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參：羅馬書：1章14-15節）。羅馬是一個各階層，各種族融會交通，擁擠在一個城市的大都會，那邊有最聰明的，有最笨，有奴隸，有才主，有將軍，有被擄的外國的兵丁。在那裡有掌權的，有獨裁的。在那裡有許多沒有盼望的窮人，保羅說我情願盡我的力量把福音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因為我「欠債」，你為什麼時候「欠」？你不必問我，這是我與神之間的事情。「虧欠」。我這一生只有知道兩個人講過一句話差不多一樣。一個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是我的學生，講同樣一句話，我如果有一天不傳福音，那一天晚上我不能睡覺。」哇！我聽了很感動。我自己不敢講這句話，不過我聽過兩個人講過。一個是十九世紀的慕迪 (Dwight Lyman Moody, 1837 - 1899)，美國的大佈道家，他說，「主啊，我如果一天不傳福音，那一天我不要睡覺。我每天一定要向人家講耶穌，使他們可以認識你。」他定下了這個心願以後，他就每天去遵行。我的一個學生也講這句話，「唐牧師，我如果晚上發現那一天我還沒有跟人傳過耶穌，我就不能睡。」這種愛靈魂的心，現在很少了。現在教會裡面這樣的牧師也沒有了，很少了。這樣的執事沒有了，有很多執事在教會裡面忙忙碌碌，其實根本不知道在忙什麼。

慕迪有一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突然間感到今天不能睡，因為他還沒有傳福音。他是一個大佈道家，聽他講道的千千萬萬人，他一生在沒有麥克風的時代曾經對過一億人講道。你想可怕不可怕，但是他不認為他是大佈道家責任完了，他還是常常感到我沒有傳福音，有個人沒有講我就是沒有傳福音。所以那天晚上，他要睡覺了，一個聲音說，「誒，你今天還沒有對人講道啊，你怎麼睡了？」連一個都沒有講，他很想回答說「那明天我對兩個人講好了。」那個聲音不放過他，結果沒有辦法。沒有辦法睡覺，所以他就起來，穿著很厚的大衣，從窗口看出去，那是芝加哥非常寒冷的冬。你們在美國中西部讀書的人你就知道，零下二十度，三十度。美國中西部冬天的時候是很可怕的，慕迪感到今天沒有傳道，他就穿上衣

服，戴上帽子，風大得不得了！開了門，三更半夜在路上走。「主啊，派一個人來讓我傳吧，不然我在冰天雪地走到什麼時候才見到人呢？」他走了幾條街，忽然間發現前面有一個老的男人，一面走一面抖，唸唸有詞。這個人三更半夜在路上講話一面走一面講話的人，一定不對。從前你在路上看見一個人自己講話，自言自語，只有一個可能性，神精病。現在呢，有兩個可能性，神精病，或者用手機跟人家吵架的人，對不對呢？所以呢，慕迪想，「如果這個神精病我去跟他傳被他打怎麼辦呢？」他就禱告，走上前去。那個人說「你是誰？你做什麼？」他說「我來關心你的。」「你為什麼關心我？你認識我嗎？你跟我有什麼關係？」慕迪說「上帝愛你。」「什麼上帝？」「上帝關心你。」他一講到關心，講到愛的時候，那個人慢慢軟下來。不久以後他看見慕迪是真心要幫助他，他就把心裡話講出來了，他很痛苦想自殺。所以他那一天為了癱瘓自己到夜店裡面去喝酒，酩酊大醉，花光了錢不知道到哪裡去，要死在半路。上帝差遣慕迪出去跟他談話。談到一半的時候那個人哭了，哭了把心事講出來，慕迪就把福音傳給他。「耶穌為你死，耶穌愛你。」談完了以後，那個人很感動，他慢慢慢慢酒醒過來以後，他接受主。兩個人跪在冰冷的地上痛哭流涕接受耶穌基督，然後送他回家。慕迪回去，那一天才好好睡覺，知道他的地址以後再去訪問他，做跟進的工作。這樣的人現在在哪裡呢？

慕迪是一個賣鞋子的青年人，是一個沒有學問的人，但是當他到牛津大學去講道的時候，連教授都流眼淚聽他講道，因為神的手在他身上。為什麼傳福音？因為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們傳福音。為什麼傳福音？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命令你，所以我們傳福音。為什麼傳福音？因為聖靈把基督的愛放在我心裡激勵我，使我不能不傳福音。為什麼傳福音？因為人需要，但是他們不知道，我要去告訴他。為什麼傳福音？因為我是一個有虧欠的人，我欠上帝的榮耀。我欠別人福音的債。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使我們今天在年頭的時候，藉著這篇信息再一次回到上帝的寶座，回到基督十字架的祭壇上面，對主說「主啊，我在這裡，求主今年年初的這個時候復興我，充滿我，把新的力量給我，使我做一個傳福音的人，討你的喜悅，拯救別人，叫別人與我一同得著福音的好處。」你願意不願意？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主。我們低頭禱告。

講於2008年1月9日台北懷恩堂，因篇幅所限已作刪節



回顧加爾文主義

CALVI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 Retrospect

於二十世紀的發展動態〔下〕

林慈信與Virginia Yip合著

廿世紀 加爾文主義者與新派神學之戰

在這種的情勢下，加爾文主義者在歐美兩地各有其回應的代表人物。在歐洲有荷蘭的凱波爾(Abraham Kuyper)。凱波爾本在年輕時代，曾經受到新派神學的影響，但在他重拾正統信仰後，對於一切反對以上帝的道為基礎的世俗人文主義的思想作出尖銳的批判。他指出，一切不信思想中都與基督教信仰有一種勢不兩立的對立面(antithesis)，並呼籲荷蘭的基督徒重拾他們的文化責任。他後來組織非革命性的政黨、創辦報紙、建立大學，並且出任荷蘭首相。他繼承了加爾文的思想，要讓基督的王權在世上每一處都得到彰顯。他對加爾文「普遍恩典」這項教義的發展是史無前例的。

由於美國聚集了來自歐洲各地的移民，因此英倫海峽兩岸的加爾文主義者來到美國後，便有了更密切的接觸。當時，歸正信仰的主要學府是老普林斯頓神學院(Old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凱波爾對加爾文主義之闡述著名的演講---The Stone Lectures---就是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邀請而發表的。凱波爾在演講中呼籲美國教會，不可忽略一件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少不了的事實，就是敬畏獨一真神與敬拜偶像之間的抗爭。當時普林斯頓神學院有赫治(Charles Hodge)、華腓德(B.B Warfield)等著名的神學家和護教家，以及有聖經神學(Biblical Theology)鼻祖之稱的魏司堅(Geerhardas Vos)。這時一些移居美國的荷蘭裔加爾文主義者，也把他們當中有奉獻心志的青年人送到普林斯頓神學院受教育。當時被送到普林斯頓的荷蘭裔神學生當中，就有一位思想精密的青年人，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范泰爾在讀中學時就已熟讀著名荷蘭歸正神學家巴文克(Herman Bavink)、凱波爾等人的著作，加上他有精密的哲學頭腦，在普林斯頓的教授指導下，立志要對一切非建立在上帝啟示之道的世俗哲學思想作出批判。他在神學院時就已經鋒芒畢露。當時在普林斯頓神學院有一位教授，名叫梅晨(J. Gresham Machen)，與學生們非常要好。他也是受教於赫治、華腓德、魏司堅等教授之下的普林斯頓畢業生。他於畢業後，親自到德國當時幾位著名的新派

神學大師門下學習。因此他對新派神學瞭如指掌。他所寫的幾本反駁新派神學的護教書籍，至今仍然被視為是難以匹配的經典之作。

梅晨在回美後，看到他所屬的長老會漸漸受到新派神學的侵蝕，義憤填膺。由於長老會均是信奉信條的，於是梅晨就指出，既然他們當中有人已經不再堅信那些信條了，理應離開教會。時值長老會差往中國的宣教士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回美述職。當時賽珍珠已完全受新派神學的影響，梅晨就毅然指責賽珍珠的神學。但長老會不但對之不以為然，反而指責他缺乏寬容之心。於是梅晨便另外組織起一個持守純正信仰的宣教機構。此事導致長老會對他大為不滿。結果，不是梅晨把那些新派份子趕出了長老會，而是他自己被長老會趕了出去。梅晨被趕出來後不久，於1929年，長老會就重組美國歸正神學的大本營——普林斯頓神學院——將大部分的教席替換為新派教授。此時，梅晨即時組織起另外兩個新的宗教機構，一是正信長老會(Orthodoxy Presbyterian Church)，堅守純正的歸正信仰；另一個是西敏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為要繼承老普林斯頓的神學路線---神學與護教並重。歸正神學向來有這種雙向的特色，對信徒來說，一定要注重對上帝全備的道作全面地、深入地分解，毫不含糊、省略；對不信的、抵擋基督教信仰的人來說，一定做護教的工作，摧毀一切人所建立起來的堅固營壘。這就梅晨建立西敏神學院的目的與教學方針。梅晨這一舉動，帶動了許多持守純正信仰的基督徒。在美國近代教會史上，梅晨被視為發起基要派運動的創始人。其實，梅晨和基要派人士所走的路線大不一樣，梅晨所堅守的，乃是傳統的歸正信仰路線。很快地，那些加入梅晨所建立的新宗派的基要派人士，便發現梅晨與他們走的並非同一條路，於是就紛紛與梅晨分道揚鑣了。

當時有數位師生與梅晨一同從老普林斯頓出來，范泰爾也在其中。范泰爾在西敏神學院任教，以他的預設前提式護教法(Presuppositionalism)見稱。他結合了整個歸正神學的基礎，不但對一切世俗人文主義的哲學一一做出抨擊，也毫不客氣地對一切基督教內部那些借用了這些人本思想的理論而發展出來的護教學(如天主教的神學、阿米念主義、自



由派神學、巴特新正統神學等)做出批判。他對康德和巴特的批判,是既精湛又透徹的。范泰爾對巴特的思想尋根求源,一直追索到康德、黑格爾、唯心主義、聖經評鑒學和祈克果的存在主義那裡。而巴特的追隨者,尤其是那些自稱是福音派的巴特崇拜者,至今仍不能回答范泰爾在The New Modernism: An Appraisal of the Theology of Barth and Brunner 和Christianity and Barthianism 這兩部書中對巴特思想所提出的種種質疑。在廿世紀整個世界如洪水猛獸向教會襲來時,范泰爾乃是鶴立雞群,成為抵擋時代洪流中獨當一面的歸正神學護教家。此時,新派運動勢力龐大,基要派人士已紛紛被邊緣化。當這些基督徒從社會上退隱下來後,他們就對時代論的思想展開雙臂。到了廿世紀前半葉,持守正統信仰的基督徒的聲音很難在公眾場所聽到,以致歷史學家Mark Noll曾嘆息到,基督教界搞有深度、嚴謹的學術工作的,除了西敏神學院的那批人外,再找不到別的了。

整體來講,走歸正路線的乃是少數中的少數,大部分的信徒走的是兩條道路——要麼是新派神學的路線,要麼是基要派的路線。這種現象也見於宣教工場上。那些曾經受加爾文思想影響的宣教士,在丟棄上帝的道和基督的福音後,所走的路線與當年利瑪竇的一樣,乃是人本主義。中國當局在2006年8月發表了一份名單,列舉50位對近代中國有所貢獻的西方人士,其中有當年的幾位長老會的宣教士名列其中。可惜的是,他們被國人所紀念的,不過是他們對近代中國現代化的貢獻而已,與他們起初做為基督使者來華宣教的目的,相去甚遠。與此相對照的,是走基要派路線的內地會。時值中國上下呈現一片反外、反基的情緒,正好迎合了整個基要派與世為敵、避世退隱的心態。後來中國信徒在面臨大逼迫時,這種較為負面的神學觀點不但有助中國信徒持守信仰,也成為了他們在逼迫中的安慰。到了廿世紀中葉,許多宗派都有信徒一一脫離他們受新派神學或新正統神學影響的教會,另組新的教會。1943年,就有公理會的Herold Ockenga 成立了國家福音派聯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目的是要團結所有接受聖經為上帝無誤之啟示的信徒。到了1947年,Ockenga 與當時享有盛名的佈道家Charles Fuller一起,招聚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最優秀的一批年輕福音派的學者,在美國加州建立起一所新的神學院——富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富樂神學院創辦人起初的異象是完全屬於歸正的,他們定意要在那個危機的時代中重挽西方文明。祇是到了第二代,在Donald Hubbard的領導下,就開始對一些不堅持聖經無誤的教職員,尤其是創辦人富樂的兒子, Daniel Fuller,採取寬容的態度。此一趨勢令到北美洲的一些持守

歸正信仰的教會領袖,如James Montgomery Boice, 史鮑爾(R. C. Sproul), 巴刻(J. I. Packer) 等人甚為關注。他們先是與富樂神學院的教職員和他們當中新正統神學家接洽,並且雙方召開了一次高峰會議,結果不能達成協議。於是,這一批歸正神學家就另外召開了一次以美、加為主的國際性教會會議。會後寫下了《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此份宣言,成為了許多教會領袖和信徒的指引,凡是高舉聖經的,無論他們是否信奉歸正信仰,只要有高舉聖經這一共同目標,都接受了《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此外,另一些接受加爾文思想的浸信會成員,如卡爾亨利(Carl F. Henry)、Billy Graham的岳父, Nelson Bell, 不甘基要派的消極、隱退的態度,毅然出來,堅持要積極面對時代的挑戰,於是創立了Christianity Today雜誌,與新派的雜誌Christian Century 抗衡。

然而,總的來講,這時正統基督信仰的聲音還是很微弱的,以致許多社會學家,如Peter Burger, 都一致認為,當人類不斷進步,宗教就會漸漸消失。他們均以歐洲的情形為整個世界發展的藍圖。歐洲的世俗化被視為是整個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要是說正統信仰的聲音微弱,歸正神學的聲音就更是鮮少聽聞了。然而,有幾位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仍然值得一提。在英國的倫敦,有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以清較徒的證道方式牧養信徒的鍾馬田(David Martin Lloyd-Jones)。在北美洲,有以上所提到的、具有“神學交通警察”(“Theological Traffic Cop”)之稱的英籍居加拿大加爾文主義者巴刻(J. I. Packer)。他從基要派到靈恩派,對當下種種的神學議題都有著書提筆。他的影響力,不僅限英語世界的信徒,中國教會對他也毫不陌生。在歐洲,有來自美國的薛華(Francis A. Schaeffer)。薛華曾經受教於范泰爾門下。他在瑞士建立了一個退修山莊,許多在信仰上感到疑惑的年輕人紛紛到他那裡。他和他夫人以牧者的愛、以護教的方式,把這些年輕人一一帶回信仰。雖然他的護教方法,嚴格來講並不能稱為范泰爾的預設前提式護教法,范泰爾也對他的護教做出過批判,但他秉著歸正的一貫作風,對一切從哲學、文化、藝術上對基督教信仰的攻擊一一做出回應來評斷。很快地,他的影響力便超出他那所瑞士的小山莊,他應邀到歐美各地的高等學府講道,成為七、八十年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歸正思想家和牧者。而在亞洲,與薛華做類似工作、同樣以年青人和知識份子作為服事對象、以證道和護教為事奉方式的有印尼華僑,繼承荷蘭歸正神學傳統的唐崇榮牧師。同樣地,唐崇榮也是打一場雙軌之戰,左邊是護教之戰,針對一切不信的,反對與挑戰基督教的思想,右邊是神學之戰,針對種種出於基要派、反智、反神學的狹隘的信仰路線的思想。



與此同時，自廿世紀六十年代起，全球宣教工場漸漸興起一股獨立自主、自養、自治，擺脫西方宣教差會之控制的風氣。此時宣教學便開始有了新的發展，強調以本地信徒為主，宣教士為輔，培養當地教會領袖、差會，以輔助形式與當地信徒並肩合作的宣教模式。此時，加爾文主義者便發揮其長處，致力於神學訓練，栽培當地人材。西敏神學院也開始招收國際學生。華人教會中到西敏神學院接受歸正神學訓練的，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在對提高華人教會神學院教育水平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到了90年代，歸正歷史學家Mark Noll正式提筆，嚴正地批判福音派基督徒對思維能力的缺乏。他所寫的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一鳴驚人。出版後，立即得到福音派人士正面回響，並且以此書召開研討會。基要派與福音派發展到這裡，大家紛紛開始認識到口稱心信與頭腦知識兼備的重要性。曾經以速成班的形式培訓宣教人才的募迪聖經學院（Moody Institute），現在也認識到正規、嚴謹的神學訓練的重要性，也開始為他們的聖經學院升格。其實，繼承了老普林斯頓傳統的梅晨，在西敏神學院創校典禮上，就鄭重聲明，此神學在學術質量上必須保持高的水準，而對學生和課程的要求也非常嚴格。這樣，經過數十載的經營，到了六、七十年代，當許多長老會相繼脫離新派、另組新的宗派和神學院時，西敏神學院的畢業生則成為這些新興教會和機構的人才來源。

廿世紀步入廿一世紀 全球性的非世俗化運動

到了廿世紀八十年代，全球的宗教氣氛似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北美，曾經在世紀初橫行一時的新派教會，現已成一灘死水，他們教會人數流失量每年遞增，教會也不斷老化，年輕人則紛紛湧至福音派教會中。而許多在基要派傳統長大的年輕一代信徒，已漸對膚淺、輕散、簡化了的神學教導感到非常不滿，紛紛加入持守歸正信仰的教會，欲接受整全的信仰教導。七十年代從新派長老會PCUSA中分離出來的PCA乃成為近年來增長極快速的宗派之一，而新加入的成員多為青年人。而這些青年人對信仰求知的熱切，使到幾位西敏神學院現任或前任的、持守范泰爾的護教學的教師所寫的幾本以年輕人為讀者的護教書，前後成為最暢銷的宗教書籍。此乃近代宗教界罕有的現象。

此外，那些在基要派傳統下長大的信徒，因受律法主義、行為主義的影響，對恩典認識模糊，許多人缺乏得救確據。他們在加入傳講加爾文所注重的恩典之約的教會後，如沐甘霖，彷彿再度經歷了當年的大復興。而許多接

受聖經輔導（Biblical Counseling）的信徒，他們的問題也因對上帝的恩典之約的重新認識而迎刃而解。而在美國社會上，自八十年起，曾經隱退下來持守保守信仰的基督徒，現已不再甘心任憑非基督徒掌控美國的教育、政治、文化、社會道德等。前美國政界要人Charles Colson 等加爾文主義者，呼籲福音派基督徒要建立起一套健全的基督教世界觀，並與其他有神信仰的人士，攜手打文化之戰（Culture War）。於是數年間，曾經在美國社會上銷聲匿跡、持保守信仰的基督徒突然冒了出來，重拾以往由復興運動所帶來的、基督徒要做社會的良心的精神，積極參予社會和政治活動，並且勢力龐大，成為近年來美國總統競選不可忽略的要素。美國新聞界人士也為此大感吃驚，因為他們沒有料到美國的今天居然還有如此眾多的福音派基督徒。這種全球性的宗教熱使得像Peter Berger這些社會學家不得不推翻他們以往的理論。社會的進步並沒有淘汰宗教，而以往被視為世界歷史發展藍圖的歐洲，現已被視為是一個例外的例子。社會學家Philip Jenkins也指出，下一個世紀的基督教發展中心將從西方移到其他地區。

這種宗教熱潮不僅在美國，在中國也是如此。八十年初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於是在文革期間轉入地下的老基督徒重回教堂。起先這種基督教的復興祇侷限於農村和老一輩的人當中，中國大部分的年輕人和知識份子仍然對基督教存輕蔑的態度。八九年六四運動後，這種情形立即得到改變。大批的年輕知識份子開始對基督教產生興趣，在海內外歸主的知識份子急遽增加。在不到一載的時間，這批新起的年輕信徒已經在海內外的教會充當領袖的角色。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整合的、有深度的神學教育的需求，一反以往反智、反神學的常態。這批年輕的信徒想知道的乃是基督教信仰對一切個人與社會各方面的問題究竟都提供了怎樣的答案，因此他們深受歸正信仰的吸引。在北美，九十年代後，一批新起的、從中國大陸出來、在海外信主並奉獻的年輕信徒，現已開始擔負起牧養教會的責任。他們當中接受歸正信仰的，不論是藉著植堂還是透過教導已成形的教會會友，使他們的教會漸漸加入整個歸正的行列。這種中西方新一代的信徒對信仰之深切的追求，迫使許多歸正神學院把他們的神學課程從教室中搬到網上，西敏神學院、聖約神學院(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改革宗神學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現均有網上課程和資料，每日上網查閱這些資料的，來自全球各地的瀏覽率已逾億人次之多。基於這種需求，美國一些歸正神學院的教授就乾脆組織起一項新的網上神學課程（Third Millennium），用多國語言提供教學。其中負責中文部分的，就是中國大陸留學美國、後接受歸正神學訓練，現已



作教會教導事工的年輕信徒之一。

如果說廿世紀上半葉對基督教的攻擊是屬於現代主義所帶來的理性方面的挑戰，那麼廿世紀下半葉的挑戰則是屬於後現代主義所帶來的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廿世紀初，持純正信仰的基督徒是針對聖經批判學而捍衛聖經的無誤；而廿世紀末，不信派對聖經的攻擊則換了一種方式。女權主義者聲稱，因聖經作者全為男性，因此聖經乃是一部受父權主義之偏見影響的書。有鑒於此，一些新聖經版本的翻譯則開始刻意地把聖經中男性的代名詞中性化。而此時，加爾文主義者以其一貫對聖經權威的敏感度，對之立即作出回應。數十位來自歐美各地的歸正神學家與聖經學家，聚集在一起，把早期的英語譯本用現代英語更新，但保持對原文的忠實，於是出版了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接下來，他們當中又有人把原來的神學性研經助讀本更新，以供新一代信徒對信仰的追求。可喜的是，西方加爾文主義者在這些對聖經的翻譯和研讀方面的努力成果，立即受到華人教會的重視，並且在第一時間把它們介紹給華人教會。以往，我們看到，華人信徒的研經助讀本多屬於解經性或靈修性的，而現均意識到神學性之聖經助讀本的重要性，並且積極從事這方面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可見整個華人教會在信仰上之意識形態的轉型。後現代所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人際的關係和個人身分的危機。人在失去歷史、相對化一切絕對性的東西後，便不知如何為自己定位。在范泰爾那個年代，基督教要打的是理性之戰，范泰爾要批判的就是基督徒把一些非神本的，非屬於啟示的哲學思想引用到基督教護教學中。而到了廿世紀末，基督教的護教之戰則以輔導學的形式出現。而繼承范泰爾之護教學的西敏神學院，則發展出一套與范泰爾護教學相呼應的、以聖經為本的輔導學---聖經輔導學 (Biblical Counseling)。范泰爾的預設前提式護教法的特點是，對任何一個表面的問題作進深的分析，抽絲剝繭，最後推到那思想最終極的預設前提上，看它究竟是基於基督教的有神論，還是本於人的自主性。而聖經輔導學也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從任何一項人的表面問題入手，抽絲剝繭，最後讓人看到人心裡最深之處的問題，究竟是尊神為大，還是在心中製造、敬拜其他的偶像。同樣地，聖經對輔導學要批判的，也是那些把世俗心理學應用到基督教輔導之上的輔導方式。歸正神學的特色就是以上帝的道為起點，也為終點，除了上帝的道以外，亦無別的權威。然而，每一個時代的基督徒都要需要老仗新打。富樂神學院在不到兩代的時間就偏離了起初創學校的主旨。而曾經打著鮮明旗幟，以對抗新派神學、堅守聖經無誤為目的而創建的西敏神學院，到了廿世紀末、廿世紀初，也出了個

Pete Enns事件。他們當中的舊約教授Pete Enns 在處理聖經既為上帝的話語也為人的話語一事上，對聖經無誤的教義作出了些微的讓步。西敏神學院經過幾年的內部處理，終於在2008年中，董事會讓Pete Enns辭去教職。此事終告一段落。

總結

巴刻曾經指出，許多時候，異端的產生往往不在於他們對正統信仰的公然否定，而在於他們對某個別的正統信仰之教義的過分強調，或對另一些教義的刻意迴避。加爾文主義的特性就是對聖經教導做全面的、持衡的發展。從改教運動一開始，持歸正信仰的改教家就要在天主教和極端改教份子之間作一持衡；到了十八世紀，歸正教牧就要在反律法主義與新律發主義之間持衡；到了十九世紀之後，加爾文主義者要打的雙軌之戰包括如何在講求過敬虔生活之餘，不走敬虔派的路線；如何在肯定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之餘，不走世俗人為主義的路線；如何在面臨來自教會內外的挑戰下，既不走基要派的路線，也不走新派神學的路線；如何在堅持聖經既為上帝的話語，也為人的話語之餘，既不否定解經是所需要應用到人文科學知識，也不妥協聖經的無誤性。打這樣一場不偏左、不偏右的信仰之戰是很艱巨的。歷史證明，在歸正的圈子中，偏左或偏右的例子數不勝數。然而，上帝的教會也因著這種情形，對許多聖經教導有了更深刻、更正確的認識。

廿一世紀的加爾文主義將會如何發展呢？那些曾經因對抗不信派的攻擊而建立的新宗派、新神學院，能否繼續保持起初的心志呢？廿一世紀加爾文主義在中國教會中將會如何發展呢？目前，接受歸正神學的多屬個人性的，中國信徒對加爾文神學中的聖約團體觀，即教會觀，還是很陌生。廿一世紀，海內外接受歸正神學的華人信徒能否抗衡後現代主義所造成的唯我獨尊的文化潮流，而與其他持同樣信仰的信徒一同建立起聖約團體呢？這是我們拭目以俟的。

本文蒙允取材自「改教家加爾文---加爾文500週年紀念」，改革宗出版社，2008年。



動力季刊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Stephen Tong Evangelistic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 1458 Woodglen Terrace; Bonita CA 91902

Mailing Address: P.O. Box 823, Carmel, IN 46082

Telephone: 1-800-565-4243 Fax: 1-317-818-6908

發行人：唐崇榮
編輯：蔡蓓
發行：陳敏佑

顧問：林望傑、陳佐人
美編：葉俊廷
印刷：Fineline Printing Company

佈道團訊息·行蹤

- 未來為了節省神國資源，並更有效地將本刊傳至更多的人，將主要以電郵方式傳寄，請將您的姓名、STEMI#、電郵地址傳至：momemtumusa@gmail.com。動力季刊也將可在本團網站上供您下載。若不方便透過電郵接收本刊仍可要求以傳統郵寄方式取得。

波士頓Park Street Church
200周年紀念



唐牧師2009年9月13日在波士頓Park Street Church証道



唐牧師2009年9月在阿拉巴馬Briarwood長老教會証道



2009年9月11-13日波士頓佈道大會